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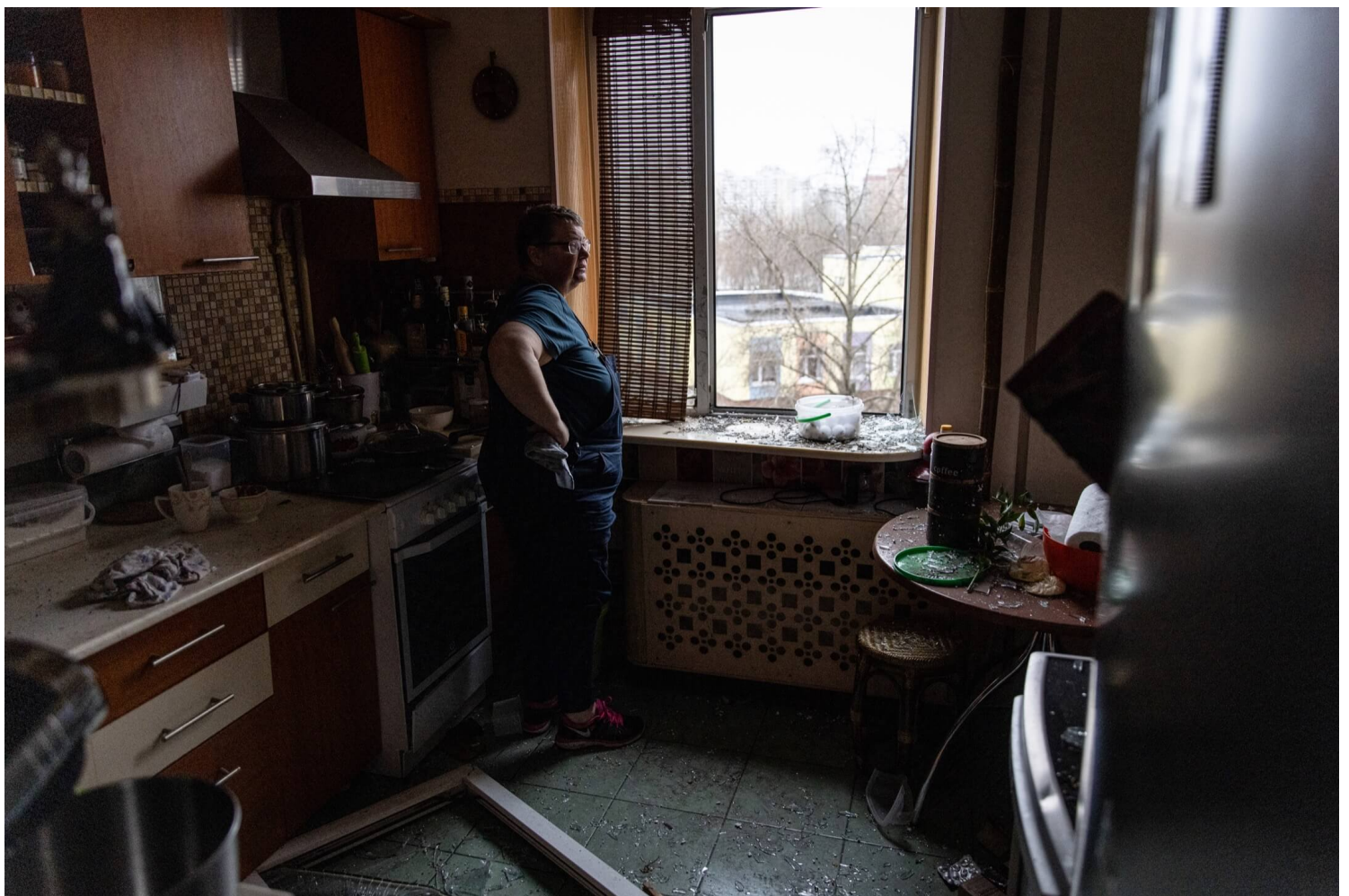


乌克兰危机 国际 深度

乌克兰危机

## 基辅记者手记：他们知道，“与乌克兰同行”只是全世界的陈词滥调

每个乌克兰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坚忍应战。



2022年2月25日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民居遭俄军发射的炮弹击中，一名居民从被损毁的单位向窗外凝望。  
摄：Chris McGrath/Getty Images



乌克兰危机

## 我们一直在与“战争不可避免”共存

与一种强烈的“不可避免”的意识共存是极为怪异的事情。你清楚意识到它将开始，而且很快就会开始。仅是想像这件事，就足以让你的整个生存变成地狱，精神上的折磨会一直萦绕在你心头。可自从2014年3月，俄军袭击并吞并克里米亚之后，乌克兰人已与这种“战争不可避免”的意识共存长达8年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“战争不可避免”早已是一种熟悉的感觉，每个人都已对此习以为常，所以顿巴斯的开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强烈情绪。直到近些天，即便所有人都在说俄乌之战不可避免，身边的乌克兰人却几乎感受不到对战争的恐慌或不适。

旁观者可能会惊讶于这个在过去8年中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如何保持继续发展、扩大经济、增加贸易、不断创下纪录。普通的乌克兰人亦继续前往国外深造、学习并不断开发新鲜事物。

战争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乌克兰人的生活，尽管它总是在身边的某地一再爆发。很多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乌克兰人对战争的冷静态度。但在乌克兰内部，一直以来，并没有对战争的恐慌或恐惧，人们只是静静坐著，等待那场无法避免的灾难——远超一般人所能预防范围的灾难。

但是，对已经存在的、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冷静态度只是一种表面的认识，一种外化的表述。实际上，不论是战争还是对待战争的态度，早已深刻影响了乌克兰社会，它是一个早已被下好了定义的事物。一些人把战争视为不幸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备战本身也并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，在这两种选择之间，存在著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对20多岁Nastya日常生活来说，战争是一件异常遥远的事。她抚养仅1岁的女儿，靠散步、与朋友会面、照顾自己和做家务打发时间。她的平静，来自她不去想像战争，也不用去想战争是否会结束她相对清闲的生活。她的中产企业家丈夫养活这个家。丈夫的收入足以支撑这个家庭出国旅游的费用，也足以买下一些昂贵的玩具：不管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还是一辆小汽车。全盘来看的话，即便是在战争的背景下，她的生活看上去开心且无忧无虑，

她承认，她并不把俄罗斯看做敌人，说“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”，并且应该互亲互爱。她也不理解，为什么身边很多人都思虑且讨论战争，并忌惮普京政权。她常通TikTok和IG与俄国同龄人聊天，并觉得他们都非

常友善。她身边所有朋友、甚至亲戚对于战争的恐惧，都无法与她产生共鸣。

然而，但战争爆发时，她收拾好了她的行李并要求她丈夫立马带著她和孩子前往波兰边境。她有足够的积蓄，足以使她撑过战争的白热化阶段。但是，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多长时间。战争开始后的两天内，十万乌克兰人背井离乡前往欧盟边界。

而留在被战火包围的城市里的人只能在从天而降的炮弹下祈祷好运。



2022年2月25日，乌克兰首都基辅，民众在基辅中央火车站等候登上开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火车，逃避战难。摄：Umit Bektas/Reuters/达志影像

## “我们被抛弃了”

基辅居民一边祈祷和平、一边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。Ania和Grisha一家住在距离乌克兰首都中心不远的山上，她是乌克兰人，他则出生于白罗斯。Ania是一名翻译，丈夫是一名设计师，他们两人养育了一个现年5岁的小孩Boris。Grisha已经在基辅居住了8年，他有亲人在白罗斯，但他将乌克兰看成是他的最新的故乡。他说，他仍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
“报纸上报导俄罗斯军队靠近我们边境已经不是一两次了，可能今年来说都已经是第三次了，但我认识的人都不相信全面战争有可能发生，我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些政治博弈。”Grisha说，当Ania开始囤积食物并开始寻找便宜汽车时，他仍不觉得我们会用得上。

“然后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两天前我醒来，梦魇变成现实，没有车，没有食物，没有药品，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电和水。”

他们生活的地方距离最近的防空洞有一公里远，但那周围都是居民楼，他们都没有试著前往那边，“我确信它已经满了。”他们用上了装修时留下来的材料，还用石膏板封住了窗户。如今，他们就居住在这样一个狭小且没有窗户的厅室里。Grisha说：“还好，我们还有这个地方住，而不用躲在浴室里。”

在Telegram通话时，Grisha说：“我仍然相信奇迹，希望普京能听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建议，但这似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。”

**一些人把战争视为不幸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备战本身也并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，在这两种选择之间，存在著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。**

Ania也加入了通话：“你知道，我病了，我体温超过38度，而且在咳嗽，希望我不是得了COVID。我还希望他们（俄军）到不了他们本打算今天轰炸的发电站。”现在是0度，哪怕仅有几天没有电、没有暖气，对很多人、尤其是老人和小孩、来说，“都离死不远了。”

他们的儿子Boris有慢性病，每周必须去医院两次。但现在，医院只对紧急情况开放，因此他们已经错过了一次诊疗。Ania说：“我们还有一些药，但我不知道到我们用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，我真的不想去考虑这个事情。”

她说，这些天来，在我眼里，西方并不是真正关心乌克兰人民，制裁并不会让普京停下来，这很明显，而且西方没有人会为我们出战，没有人会带著人道主义任务来到基辅、帮助我们离开正被砲火围攻的地区。现在还有几列火车，已经装满了乘客，但车站没有汽油，附近的食品店都关了。

疲惫的Ania说，“全世界都在说‘我们与乌克兰同行’，但这并不是真的，只是一些陈词滥调漂亮话。我们被抛弃了，我们现在只能祈求上帝不会抛下我们，并一直等到它结束。”



2022年2月25日，乌克兰首都基辅，俄罗斯发射炮弹摧毁民居，数百名因而流离失所的居民到一所在学校地牢的临时防空洞暂避。  
摄：Pierre Crom/Getty Images

## 而他早已做好准备

34岁的Leonid Ostafyev在基辅颇有名气。8年前，他还在基辅当厨师，在乌克兰首都中心的一家小店里做披萨。他回忆起2014年的春天，当年28岁但他，在电视上看到俄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克里米亚半岛的画面时，他当时心情很复杂，灵魂里有一种愤怒和绝望交织的感觉，一种他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却无能为力感觉。“我不是一个战士，我只能在远处眼睁睁看著事情发生，”Leonid说。

**几十万人从2014年起开始在军队服役，有丰富的实战经验。他们静候战争、甚至期待战争，以完成八年前开始的企划、并对来自北方邻国的侵略者进行报复。**

一段时间后，他再也受不了居安远观事情发生。在顿巴斯战争白热化时，他上了前线，并服役一年，成为了一位机枪手，参与了最激烈的一些战役。“我害怕战争吗？是的，我很怕——在炎热的夏天我被冻得气喘吁吁，在寒冷的冬天我被冻得气喘吁吁。”

叶叶，冬大找却大汗淋漓。”

他的父亲曾是上校，为乌克兰特勤局工作过，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，并不想让儿子也有战争的经历。

2015年，交战双方在明斯克签署停火协议，顿巴斯战线趋于稳定，Leonid回归了市民生活。

2016年6月退役后，他在基辅开了一家披萨店，像战前一样开始做披萨。虽说和战前几乎一样，但又不完全是。披萨店叫做“老兵披萨”，“战争会彻底改变一个人，”他说。

一边事业起飞，他一边坚持在射击场训练，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专业的军人，足以抵御俄军、保卫家园。“现在，我在等待，我在等待俄罗斯的无能领导给你们——俄罗斯士兵——下达进攻指令，这样，我们将有机会为你们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所有东西、杀害的所有生命报仇。”就在普京正式下达全面入侵乌克兰命令的前几天，Leonid便这样说。

在乌克兰，像Leonid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几十万人从2014年起开始在军队服役，有丰富的实战经验。他们静候战争、甚至说是在期待战争，以试图完成八年前开始的任务、并对来自北方邻国的侵略者进行报复。

“我有一个儿子，我希望他能在一个自由国度长大，”Leonid说。





2022年2月25日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，数名领土防卫队成员在哨站附近休息。摄：Anastasia Vlasova/Getty Images

因此，他确信会拒绝普京提出的任何将乌克兰变成俄罗斯殖民地的计划。在他内心深处，就像八年前一样，对侵犯了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敌人的愤怒和仇恨仍然沸腾著。但在战争已经开始了的今天，他看起来极为平静，因为他早已深知，从战争开始的那刻，他就做好了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国家的准备。

战争不会选择它的目标，它会抵达所有人家门口，不管他们或老或少，或已为战争做好准备、或羸弱无助。在这些天里，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被击中，一如今日，任何一个和平公民都有可能被强迫拿起任何可能可用的武器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。

这不是未来学家所想像的未来战争：人形机器人互搏，甚至都不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冲突，为资源或意识形态而战。这是一场老旧形式的战争，当一个上位者下令发起进攻，数百万计的人得因为一个人的野心而挣扎生存。在近代历史的某处，我们已经见过了这一幕。

## 空城

战争开始后，我决定留在基辅，因为它是我的故乡，我在那里出生，并生活了近半个世纪。我不想离开它，我也不会给任何人接管我的城市的权利。我不是一个军人，我从来没有在军队服役过，自然也没有杀过其他人。

但是，就在战争的第二天，我决定去一趟新成立的国土防卫队的总部。这些是当地居民，乌克兰政府决定向他们分发武器，以保卫自己的家园和街区。这时，我看到有500多人——男人们，也有女人——在等待登记和领取武器的机会。结果是，整个程序需要5个多小时，因为有如此多的人涌入。

两天内，基辅分发了15000支枪，以加强城市的防御。但是，我一直没有等来我的武器。晚上10点，城市进入宵禁状态，所有平民都必须离开街道。我穿过安静的晚间基辅，走回家里。

俄国军队离基辅越来越近，显然它正试图包围这座城市。以此来要求投降。与此同时，一小股俄罗斯特种部队和破坏分子每晚都进入城市，在城市中进行破坏活动，攻击乌克兰军队。同时，乌克兰军队和领土防卫部队正在积极抵制他们。火箭弹和炸弹正在摧毁该城市的基础设施，甚至还有平民的房屋。

但是总的来说，有些地区一切都很安静，只能听到远处的枪声。在晚上，你仍然可以睡觉。你可以去避难所，也可以睡在家里，把你的床放在铸铁浴缸的底部，这样，如果炮弹击中你的公寓，你还有更好的机会

存活下来，不至于受伤。

城市的街道是空的，只有军车在街上行驶。